抗戰日報

第三七二號

編輯部：山西興縣郵局轉
發業部：山西興縣城北關

每逢星期二、四、六出版
定價每份五角每月六元五角

本報啓事

本期因收到稿件甚多，增刊四版，共出兩張，此啓。

新喬治亞島 美軍全面進攻蒙達

據新華社延安電，西南太平洋戰事又趨活躍。據悉，十二日黎明前，美海軍陸戰隊在坦克掩護下，向蒙達全面進攻（新喬治島上係第一次使用坦克），日寇正據長約三千碼的區域作絕望的掙扎。新幾內亞盟軍向薩拉摩亞發動正面進攻，現已佔領西北上嶼的穩據，日寇九百五十人被殲，該地的佔領已在不遠。

奧勒爾以北以東 蘇軍展開攻勢

四日內前進六十公里直逼奧城 斃敵萬餘人收復居民點百餘處

據新華社延安電，莫斯科消息，蘇聯情報局十五日發公報，最近奧勒爾以北和以東蘇軍，在擊退反攻後，自動從兩個方向對德寇展開攻勢——從奧勒爾以北地區向南，從奧勒爾以東向西。在奧勒爾以北，蘇軍在四十公里的防線上，突破敵陣，三天內前進四十五公里，攻破無數堅固堡壘，收復居民點五十多處，其中包括區中心烏里亞諾沃等；在奧勒爾以東，蘇軍在二十公里的陣線上，突破德寇陣地，前進二十到二十五公里，佔領居民點六十處，其中有奧洛夫科維索科伊和波普特浬斯等。德寇三個步兵師被擊潰，若干師受重創。三天內，據不完全統計，俘敵二千多，繳獲坦克四十輛、大砲二百十門、迫擊砲一百八十七門、機關槍九十挺、軍火堆置場二十七處，毀敵坦克一百〇九輛、飛機一百九十四架、大砲四十七門，敵陣亡一萬二千名。十六日，蘇軍繼進十五公里，並擊敗德寇反攻，蘇軍前鋒已到達距奧勒爾十五公里以內，此一德寇中路大據點，已受嚴重威脅。

在別爾哥洛德地區，蘇軍繼續擊退德寇坦克與步兵的進攻，一日中，殲敵數千，擊毀坦克三百餘輛、飛機一二三架。奧勒爾——庫爾斯克陣線，蘇軍獲得大量坦克增援，對敵展開攻勢，德寇即轉入防禦。蘇軍乘勝猛攻，克復村莊多處和陣地若干處。十三日夜，大隊蘇機曾出襲奧勒爾德寇駐地，引起大火，蘇機全部返防。

據中立國人士稱：駐紮巴爾幹各國的德守軍，奉命急調東線增援。機械化部隊和飛機，已從希臘調走，大砲和高射砲，亦紛紛運到蘇德前綫。

行署開「反對內戰」大會 要求即撤包圍邊區部隊

> 大家對反動派破壞抗戰罪行，莫不切齒痛恨。爲保衛抗戰而不惜犧牲一切，已有應付任何局面的一切準備。

（本報訊）行署全體工作人員在聽到國民黨軍隊進迫陝甘寧邊區的消息後，連日議論紛紛，義憤憂國之情，溢於言表。在十二日全體大會上，十餘講話同志一致駁斥漢奸張瀟非實捏造「民意」的無恥行爲；對「取消共產黨」、「取消邊區」的讕言更以自身經驗予以批駁；並要求國民黨以團結抗戰爲重，立即撤除包圍邊區之部隊，並對內戰陰謀份子予以嚴厲懲辦。劉副議長在其講話中認爲此事非常嚴重，是整個國家存亡問題，是某些人要反對民主實行法西斯；如認爲國民黨對共產黨的問題而袖手旁觀是不對的。就以晉西北的六年抗戰爲例，共產黨和人民一起抗日，取消共產黨有什麼道理呢？他嚴正憤激的說：「藉口取消共產黨、取消邊區，就是要實行一黨獨裁，這是公理所不容許的！大批軍隊進攻邊區，最高當局不知道嗎？紀律呢？只在八路軍名下講紀律嗎？！」（全體高呼「對呀」！）孫副處長的講話，劈頭就說：「拿我的良心來說，共產黨是隨着中國歷史發展而產生的！」他從共產黨團結全國人民進行第一次大革命起，說到「九一八」共產黨第一個主張一致抗日停止內戰，西安事變發生時，不計私仇，積極主張釋放蔣介石先生，爲國家爲民族的精神，是全國人民都認識到的。共產黨團結了全國人民進行抗日，使中國已爲四強之列，爲什麼要取消共產黨呢？邊區過去是窮苦的地方，在共產黨的正確領導下，公家人和老百姓共同生產，大多數老百姓能吃好的，人人有民主自由，這是到抗戰勝利前途的標誌。外國人都說：「不到延安不知中國面目」。在這時候西安軍事當局突然要進攻邊區，取消抗日，這只有日本和汪精衛才會同意，但中國人民卻無論如何不讓，他們還要做！他最後以憤恨以諷刺的口吻結束他的講話，他說：「這還上日本人走了吧」！樊副處長肯定的說：「國共合作抗日，是中國人民覺成的，不能外禦其侮而兄弟鬩牆，實是全國人民一反對的，今天一部份人要發動內戰，實行兄弟鬩牆，必會遭到全國人民的反對的。」武副主任的講話，吸引着每個人的注意力。當武副主任酒淚追述六年來我晉綏邊區無數優秀兒女爲國家民族英勇犧牲事蹟時，會場更爲悲憤的空氣所籠罩，莫不對反動派破壞抗戰行爲切齒痛恨，怒形於色。武副主任痛斥那些不顧中華民族利益，給日本人辦事，連一點中國人骨頭也沒有的頑固派漢奸張瀟非之無恥行爲，西安軍事當局竟任其活動，國民黨中央社竟代其廣播，這是如何居心！？談到邊區真正實行三民主義的具體事實，他質問：不是因爲邊區沒有像大後方那樣充滿貪污腐化、荒淫無恥的頹風而要取消了（他氣憤的把報紙摔到地上，會場的情緒像在暴風雨前的緊張。）胡宗南數十萬精銳，抗戰數年不上前線抗日，還想打十歲了？老百姓要共產黨你不要行嗎？共產黨八路軍打敵人最堅決，敵人恨它，你也恨它？是何居心，是何道理？武副主任號召那些動搖的人不要想當袁世凱，懸崖勒馬，把抗戰堅持下去。又提醒大家：不要麻木，而要緊張的動員起來，也應有足夠的信心，堅持團結抗戰，堅持統一戰線。每個人民要提高警覺性，加緊組織好，各階層人民組織的團結在一起，以戰鬥的精神工作，爲保衛抗戰而不惜犧牲一切，都才能打破這些日寇第五縱隊的罪行。這個全體大會之後，各單位即將繼續舉行座談會。大家已有應付任何局面的一切準備。

（本報訊）行署非黨人士周先生聽到反共份子製造內戰的消息後，非常憤慨的發表他的意見，他說：共產黨是土生土長的，是應運而生的，如果要「取消」他，就除非把中國的工農大衆都「取消」了，他沉痛的回憶到過去失業的情況，更加使得他對新政權的愛戴。他責備國民黨反動派道：「你們發動內戰，不顧中國的前途嗎？」他說：如果內戰不能制止，他將在綏邊正副主任領導下爲團結抗戰而死」。

西島盟軍繼續深入 向喀大尼亞疾進

德意哀鳴戰爭入決定階段

據新華社延安電，西西里島各路盟軍繼續向內地深入，主攻方向似爲喀大尼亞。從奧古斯塔向北推進的英第八軍，十四日已到達該城南諸山後，輪向從西北調轉說至喀大尼亞附近猛烈反攻。從巢加拉出發的美軍左翼，前鋒八哩到十哩，攻佔納羅。在美軍東南作戰的加軍，也攻佔雷格撒東南的摩地卡。軸心雖力阻盟軍前進，但盟軍仍有收獲，十五日全綫推進至少又有四哩，奧古斯塔和喀大尼亞中間的若干據點，已先後落入盟軍之手。現西島八分之一已被盟軍所佔，俘虜敵軍增至一萬八千人。羅馬與柏林電台，一致哀鳴西島戰事已入決定階段，盟國海陸空軍均佔優勢。

非洲西北部空軍發的轟炸機二百架，由強大戰鬥機掩護，十四日轟炸西那城中的主要軍事、工業目標全部炸毀。此外，鄧羅，那不勒斯、巴勒摩，勒佐等地，均先後一一被炸。

根絕國內法西斯宣傳

值此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接近勝利之際，在我抗戰營壘內部卻發生了極端倒行逆施令人不勝驚異和悲痛的現象。大後方許多官辦的刊物報紙，對於如何加強國內團結以爭取抗戰勝利的問題，鮮有論列，對於日寇漢奸未見其有何誅討之辭，反之，卻充斥了宣傳中國式的法西斯主義和肆意反共的謬論。少數中華民族的敗類和法西斯第五縱隊，不僅偷運法西斯的私貨，且竟明目張膽地公開宣傳和販賣德意法西斯主義的理論，「以資本國之借鏡」。際茲中國已進入第七年度抗戰之時，我們目睹世界潮流之所趨，目睹此種自毀長城爲敵張目的謬論充斥於大後方，不禁爲中國前途憂。

這種敗類和希特勒、墨索里尼一樣，公開反對民主政治，說「老百姓的民主自由太多了，中國所需要的不是民主而是法治」；說「無論戰時或戰後，個人自由皆不能存在」；並要實行什麼法西斯主義的「全民政治」，甚至他們爲了說明中國應行「一黨專政」，甚而恬不知恥地胡說英美在戰後亦將行「一黨制」，作爲其謬論的陪襯。（中央週刊四卷四期）他們或「判斷政府好壞標準，非在其惡與否而是其能力與工作效率如何，……與其有一個無能的政府，毋寧有一個專制的政府。」（三民主義半月刊，四三年五月一日）實際上，他們所歌頌的所謂「萬能政府」，正是不折不扣的少數大地主大資產階級底法西斯專政。有些政客稱：「訓政時期應有之長短，則……十年之期不爲長，五十年之期不爲短。」（同上）他們甚至向抗日的中國人民威脅說：憲政時期不能終結，憲政亦無法開始。究其實，他們的所謂「訓政」，正是師希特勒故技，妄圖把中國老百姓法西斯化，正是繼承了中國封建帝王愚民政策的反革命傳統。

他們公然反對思想自由，（三民主義半月刊四三年四月一日）反對自由主義與共產主義，並擬定「強迫實施三民主義訓讀運動」，其根據是「康熙時，滿清政府曾頒布了一種聖『諭廣訓』，作爲全國國民家喻戶曉的做人的準則……希特勒強迫德國人民人人要讀『我的奮鬥』，接受他的觀念，所以納粹才有這樣大的號召力。」（同上二卷五期）他們倣傚納粹主義，提倡什麼「固有文化」、「中國文化至上」、「中國本位文化建設」（如新認識六卷二期）排斥一切外來思想，「以中國文化融化外族」等等法西斯主義沙文主義的謬論，甚至直接把「亞利安種族的優越論」介紹於國人（如三民主義半月刊、中國青年等等）。

他們公然把希特勒訓練青年的方法運到中國來「以資借鏡」（新認識六卷一期），「德國如何訓練她的青年」一文，勞音（在引蔣介石先生話後）就引希特勒所說「青年是建立第三帝國的推動者」和墨索里尼的話。該文關於介紹青年訓練目標，有云：「使全國青年都作國社黨黨員應作的事，換言之，也就是希望全國青年都變成國社黨的黨員」。關於希特勒青年團，謂：「國社黨執政後，即行吸收和合併其它青年組織的工作，規定全國青年均須加入他們的青年團」。（本段未完，下接第三版）

神府分區黨委 號召人民保衛神府

發出緊急動員指示準備武裝自衛

（本報訊）神府分區黨委為保衛神府，打擊反共份子的進攻，特發出緊急動員指示，號召全神府的人民、幹部、黨員緊急動員起來。指示中指出：一，應打破個別幹部中的太平觀念和麻痺心理，全部武裝起來，積極的準備戰爭，打退敢於向邊區進攻的反動派。在此備戰時期，幹部應加強對目前形勢與任務的學習，整風幹部更應配合整風去進行學習。二，縣區幹部應全部下鄉進行動員備戰工作，首先應在黨內加強教育，要求黨員把黨的利益與個人利益聯系起來，積極的參加自衛軍，參加游擊小組，參加一切為戰爭服務的工作，在群眾中做群眾的模範，發動群眾全部武裝起來，準備進行自衛戰爭。三，整理與加強民兵，準備開展游擊戰爭。本月十五日召開的自衛軍營長聯席會上，已具體的布置民兵工作：甲，加強自衛軍的領導，整理自衛軍、游擊小組、通信小組的組織；乙，整訓自衛軍與游擊小組，提高其質量，加強偵察、放哨、運輸、送信、引路、抬担架、領導空室清野、配合部隊作戰的教育。丙，發動民兵游擊小組一面加緊生產，一面準備戰爭，多採用具體變工鋤草的形式以便進行教育，鍛鍊他們的集體性。丁，吸收退伍軍人參加民兵活動，選擇其優秀者担任領導工作，發揮他們的作用。戊，大量收集民間的舊式火槍、刀、矛之類，以補足民兵的武器。四，廣泛的建立情報小組，加強保衛治安工作，及時的清查戶口，盤問行跡可疑的人，時刻注意敵探奸細、特務份子的活動，予以打擊和制止。五，為加強戰爭時期的領導，應付更艱苦局面，必須更加一元化的領導，徹底的執行黨的一元化政策。凡縣區鄉級脫離生產幹部，非有特殊情況經縣級領導機關批准者外，一律不准擅自離開工作崗位，違犯者給予紀律之制裁。

（又訊）神府於日前召開全體縣級人員動員大會，組織自衛軍，年青力壯者，均踴躍參加，現已全部發給武器，開始訓練演習。又為堅持團結抗戰，挽救危亡，縣府已發出「告全民眾抗戰六週年通電和質問國民黨」各五千份，呼籲軍民反對內戰，並發出告神府軍民書分發各地。民眾均群聚閱讀，爭相傳閱，對反動份子破壞團結抗戰的滔天罪行，奔走相告，憤慨異常。

我軍攻入五寨城關 殲滅敵偽百餘名

（二分區訊）軍息：主動打擊敵人，保衛夏收。我二分區某部突於七月五日夜十一時，以迅雷不及掩耳之態，奮勇攻入五寨城東關敵偽公房與敵展開白刃戰，當時消滅敵偽軍二十餘，敵警備隊第三中隊全部被殲滅，並俘偽軍十七名，繳獲軍用品一部，我軍僅三名負輕傷。當戰鬥最烈時，五寨城內敵軍，驚慌萬狀，躲在城內不敢出來，我軍勝利完成任務後，安全撤退。原當晉五民兵開撿時，五寨敵即風傳「八路軍和民兵萬餘，準備攻城」，因此驚惶失措，由城內移住東關，並以汽車往返神五之間，偽裝增兵，虛張聲勢，但我軍民洞悉其奸，乘虛攻入，給以沉重打擊，戰後當地群眾無不額手稱慶。

本報各部工作 進入緊張戰鬥狀態

大家不惜以沸騰的熱血殲滅反共內戰凶燄

（本報訊）對嚴重的內戰危機的存在，本報電台、印刷廠等工作部門已作緊急準備，紛紛開會動員，目前已進入緊張的戰鬥狀態。為傳送各方消息，報導時局發展，電台通訊工作人員日以繼夜的收聽各方電訊，雖有部份條件困難，但精神未有稍懈，對影響工作的惡劣氣候，大家正集體設法盡量克服，「保證不遺漏，不收錯電稿」，「保證將新華分社電訊及時向外播送」，已成為報務工作的中心口號；譯電組工作同志每人每天在以八小時以上的工作，來表示其堅強的戰鬥意志；「隨收隨譯、隨譯隨送，保證不譯出錯誤」，這是大家戰鬥的行動方針。呂梁印刷廠工人在排印報紙中，談到反共份子準備圍攻邊區的消息，義憤的空氣立時充滿全廠，我們不能再以時間計算勞働了，我們要拿出所有時間，加強工作；排字部機器部工人同志紛紛自動加工，千萬份反對反動派破壞抗戰的宣傳品在連日連夜工作之下，即時印出散發各地，對黨的號召，對抗戰事業的無限忠誠，使他們忘記了疲勞。在動員大會上，工人齊起講話，一致要求增加工作，要求發給武器準備進行保衛黨，保衛邊區，保衛工廠的戰鬥。在工作坊是積極的工人，到戰場是英勇的戰士，全體工人以此作為對革命對抗戰事業的諾言。對反共份子憤恨情緒對工作緊張的精神同樣表現在按日送報去交通站的通訊員同志的工作者中。為了能迅速將報紙傳送到廣大讀者手中，通訊員同志積極提出了改進運輸工作的意見，當牲口運輸不便時，在炎炎的夏日之下，即遠途可送。至今緊張的戰鬥氣氛，充滿本報各有關工作部門中間，準備行動的戰號已響了，為了制止內戰，挽救危亡，大家不惜以滿腔沸騰的熱血，來殲滅反動份子製造內戰的凶燄。

退伍軍人馬騰保說：誰要內戰就消滅誰

緊急時即拿起武器重上火綫

（神府訊）模範退伍軍人努力紡織事業的馬騰保，為反動份子準備進攻邊區事，特憤慨的號召神府退伍軍人，緊急動員起來，在本鄉本地組織領導人民，參加到自衛軍中去，準備保衛邊區。當馬騰保在七月十五日賀家川集上聽到反共份子發動內戰的消息時，激憤異常，奔走街頭，向群眾大聲吆喊：「媽的屁，反動派又要進攻咱們邊區了，大家回家磨刀擦矛子，保衛咱們的家鄉！」隨着「動員起來，把反動份子打出去」的呼聲，沸騰於群眾之中。馬騰保說：「誰要內戰，我們老百姓就要消滅誰。」他是一位革命的老戰士，曾任神府赤色游擊隊隊長，他說：反動派他們過去「消滅」我們十多年，沒消滅得了，今天我們更加壯大了，又要來消滅我們，看吧！消滅的不是我們卻正是反動份子自己。」對保衛邊區馬騰保有堅定的勝利信念，「多少困難都被我們戰勝了，我們是不會怕這些背叛人民的反動份子的。」他向政府申述：雖然自已已經殘廢回家生產，但緊急時，政府只要捎個口信，他便會離開紡織機，拿起武器，重上前綫。

三分區又一縣 摧毀偽村政權百餘

（三分區訊）三分區某縣反蠶食勝利，解放七十六村，已誌本報，茲悉自開展對敵鬥爭以來，不到一個月，三分區另一縣又摧毀敵偽政權一百十餘村莊，並即樹立抗日村政權。敵人佔領××後，搾勒索窮兇極惡，各村下均每月都要出維持費千餘元。這樣殘酷的數目，民眾怎麼能活下去呢？所以，當政府領導民眾反對對敵維持時，民眾紛紛響應，自動逮捕偽組織人員，漢奸敵偽探，建立起抗日民主的村政權，並積極組織民兵武裝保衛家鄉。

晉察冀邊區各界民眾 制止內戰挽救危亡大會通電

重慶國民政府林主席、蔣委員長暨各院部長官、各戰區、各地方長官，全國各抗日黨派、各抗日團體及全體抗日戰士、抗日同胞公鑒：

正當我們晉察冀邊區一千五百餘萬人民歡欣鼓舞慶祝抗戰六週年的時候，我們對於抗戰勝利與國家民族的前途正抱着無限光明的希望，不意晴天霹靂，消息傳來，我國軍撤開河防陣地，大舉包圍陝甘寧邊區，內戰危機，千鈞一髮，抗戰建國大業，眼看就有功敗垂成的危險。我們六年來流血犧牲所付重大代價，難道就這樣被日寇、五縱隊特務匪徒們白白出賣了嗎？今天我們全邊區人民又集合在這裏，我們痛心疾首，大聲呼籲，我們要與全國同胞齊心協力，制止內戰，挽救危亡。

六年來，我們不知流了多少鮮血，拋了多少頭顱，經歷無限痛苦，忍受無限艱難，進行了殘酷的鬥爭，請問所為何來，豈不是為了祖國的生存獨立，民族的自由解放？我們的敵人只有一個，那就是日本法西斯強盜。但是，今天我們已經熬過了艱難的六年，擁有了勝利的形勢，正要聯合同盟國走上反攻，最後打敗日本法西斯的時候，卻有人幫助日寇來挑動內戰，把對外的槍口轉向對內，破壞我民族抗戰的長城，以敵人挽回垂死的命運。天下含人痛心的事，還有更甚於此的嗎？我們在敵後的人民，與全國同胞旦夕祈禱的，就是國內的團結；我們所深惡痛絕的，就是國內的分裂。六年來，好不容易得到了國內的團結，才得堅持抗戰至今，才得提高國際的地位，打下最後勝利的基礎，若使一旦又變團結為分裂，變抗戰為內戰，不但國際地位一落千丈，而且亡國的大禍更將迫在眉睫，想念至此，我們不禁憂心如焚，熱淚盈眶。我們迫切地請求當局臨危立斷，以國家民族為重，迅速制止挑動內戰的罪行，挽救團結抗戰大局。

挑動內戰者的口號是「取消共產黨」、「取消陝甘寧邊區」，這種口號我們在敵後的人民早就聽見敵寇漢奸一再宣傳，而且敵人從來就以「反共」「滅共」「剿共」等等名義作為「掃蕩」進攻的藉口，想不到就是這個口號，竟然成了今日大後方反動派的實際行動，反動派之為敵寇所利用，昭然若揭。但是共產黨的主張與實踐，我們敵後抗日根據地的人民看得最清楚，我們知道共產黨是國家民族的希望，我們以共產黨為我們人民的救星，就因為它是忠於國家民族，忠於人民，忠於人民的利益而為日本法西斯所最害怕的勁敵。沒有共產黨就不能有我們的敵後的抗日根據地，沒有共產黨就不能有我們抗日民主的政治與人權的保障，沒有共產黨就不能有我們經濟生活的改善與財權的保障，全國沒有共產黨，則在西安事變的當時就已淪為日寇漢奸汪精衛之手，安得有今日中國？共產黨已成了我們國家民族與人民生存的寄託，決不容反動派肆意「取消」，也不是它們妄想「取消」得了的。至於陝甘寧邊區則是共產黨所領導的敵後數十萬八路軍與新四軍唯一的後方，八路軍、新四軍馳騁敵後，轉戰萬里，收復國土，不顧一切犧牲，都是我們所親眼看見的。即以我晉察冀邊區八路軍而言，現已進軍熱遼，威震塞外，其他軍隊不能立足於敵後，而他們卻造成歷史上空前的奇績。他們從來沒有收到國家的一毫補給，全憑自力更生，這實在是國軍中處境最苦，任務最重，戰功最大，最可欽敬的軍隊。如果進攻陝甘寧邊區，「取消」了這孤懸敵後的數十萬大軍唯一的後方，不賞其功，反加其罪，將何以對他們忠勇的將士與抗戰的英烈？將何以維繫敵後廣大的人心？將何以對世界反法西斯盟邦人士？將何以對天下後世？而且陝甘寧邊區的存在，又是此次國共合作時早經議定的，無任何理由可以「取消」。反動派實全無心肝，如果他們的陰謀得逞，不但我政府威信墜地，更使舉世志士傷心無極，九原烈士含恨千秋。我們要求政府立即下令河防部隊回到抗日陣地，限令包圍陝甘寧邊區軍隊全部撤退，嚴懲日寇第五縱隊與特務機關，整飭抗日政府的紀綱，賞功罰罪，獎勵前綫有功將士，討伐叛國投敵將領，克服內戰的危機，伸張救亡的大義。我們檢討今日國內之局面，所以屢次遭受威脅破壞的最大原因，還在於法西斯主義的作祟；我們國內至今還有少數人仍然抱着法西斯主義的思想，實在是國家民族的禍根。我們必須正告這些人：全中國人民與全世界正義人士，與法西斯永遠是死不能兩立的，有法西斯在，就沒有民主，就沒有自由，就沒有和平，法西斯就是暴虐的專政，就是屠殺與戰爭。目前世界人類所遭受的空前災禍與戰爭的禍害，就都是法西斯所造成的。我們中華民族今天為反對法西斯而戰爭流血，不惜一切犧牲，就為着根絕這個人類的蟊賊，爭取永久的和平，因此，我們絕對不能允許任何法西斯重新抬頭與復興，更不能允許在我們的國家產生任何法西斯的專制餘孽。我們要的是民主、自由、和平的新中國，而不要法西斯暴虐專制的中國，國內有法西斯與人民為敵，就不能免於內戰。因此，我們竭誠請求我抗日政府肅清國內法西斯主義與法西斯餘孽，以杜絕內戰的禍根，完成抗戰建國的大業。今天內戰危機雖如此緊迫，但是我們對於國家民族的前途絲毫沒有灰心，相反地，我們的決心卻更加堅定，因為我們相信在目前國際極端有利的形勢之下，反動派挑撥內戰的陰謀必遭全國人民的痛擊與全世界反法西斯盟邦政府與人民的堅強反對，進行內戰者是絕對孤立的，反對內戰者是必獲勝利的。不管敵寇如何的挑撥，不管第五縱隊如何活動，我們也一定要與全國各抗日軍隊與一切抗日反法西斯人民，繼續堅持統一戰綫，繼續團結抗戰，消滅日寇、漢奸及第五縱隊、反共特務匪徒、內戰挑撥者而奮戰到底！特此通電。

晉察冀邊區各界制止內戰挽救危亡大會

誓為八路軍的後盾
邊區各界緊張備戰

據新華社延安電：邊區各界近日都以行動來表示對於邊區保衛者八路軍的擁護和熱愛，以及對內戰挑撥者的痛恨。

中央印刷廠職工自八日起即充滿戰時景象，全體職工均宣誓：貢獻一切力量加緊生產，必要時付出自己的鮮血。工人自衛隊亦同時成立，誓爲保衛邊區，保衛工廠而戰。該廠職工大會並致電毛澤東同志和黨中央表示決心加緊生產，堅決戰鬥到底（原電見四版）。每個趙占魁運動者均自動請求增加義務工，提高生產計劃，並捐出款項，援助前綫保護邊區的八路軍健兒，把敢於進攻邊區的反動派完全打垮。

延屬各縣鋤草即將結束，已進行整頓自衛軍，群衆紛紛準備土槍，土砲等自衛武器，等待政府命令，他們誓作八路軍後盾，合力保衛邊區，予進攻邊區的反動派以粉碎打擊。專署並下令已收買廢銅爛鐵和軍工原料。同宜縣等地夏徵運動亦緊張展開，群衆冒雨送糧，並說：「趕緊送糧給八路軍，他們沒糧就不能保衛咱們。」

中央醫院護士同志一致喊出了「準備堅決爲戰爭服務」的口號，提出下列具體行動辦法：一、將在延護士加以戰時編制，準備隨時出發工作；二、目前南綫緊急，可先調一部南下工作；三、訓練大批新的護理人員，以便戰時應用；四、急救傷員需要大量輸血，延安即開始輸血隊的組織工作。

延市商民在半小時內，即捐出價值十餘萬元的日用品，市府亦宰殺大批豬羊，派員送往留守兵團。中管局於十五日召集所屬機關開會，商討捐菜勞軍，立即募起西葫蘆、黃瓜、西紅柿一萬個，現仍在繼續收集中，即將分批由市府轉運前綫。聞此項積極擁軍的行動傳至邊區的英勇保衛者——前綫駐軍後，全體指戰員戰鬥情緒倍加高漲，誓言如果反動派敢來進犯邊區，一定殺得他片甲不留。

關中民衆電胡宗南
要求撤軍返防抗日

新華社延安十六日電：關中訊，分區民衆致電胡宗南，請其勿中日寇第五縱隊奸計，縱火自焚，甘作民族罪人，要求立即撤毀進攻邊區的軍隊，重返河防抗日。原電如下：

延安林主席謝主任轉西安胡宗南先生勛鑒：陝甘寧邊區關中分區，昔日人烟荒涼，森林遍地，土匪出沒，民不聊生，幸賴中國共產黨領導有方，在邊區建立民主政權，眞正實行了三民主義，經濟日益發達，民生蒸蒸日上。今春以來，關中黨政當局親身領導生產，軍民已達豐衣足食，八路軍自己親手克服困難，民等負担更加減輕。邊區政府實行精兵簡政，貫徹減租減息交租交息，使民間團結，上下融洽，衣食無慮，安居樂業。目前正當夏耘夏耕農忙季節，驟聞邊區周圍，調兵遣將，大軍雲集，河防部隊西來，抗日之師後撤，我關中分區竟遭貴軍砲擊，內戰危機，一觸即發。分區民衆在緊急動員誓死保衛鄉土之際，特急電呼籲，務望貴軍以國家民族爲念，以團結抗戰爲重，勿中奸人陰謀毒計，而興親痛仇快之舉。八路軍前方拚命殺敵，後方努力生產，邊府積極進行政經建設，準備反攻力量，六年以來，有功無罪，對國家民族之忠心耿耿，爲全國共睹，爲全世界所週知。河東寇燄尚熾，危機四伏，共同禦侮猶恐不暇，同室豈能操戈！懇盼俯順輿情，立即撤退邊區周圍大軍，開赴前綫殺敵，並嚴懲挑撥內戰之特務份子，以平公憤而利抗戰。陝甘寧邊區關中分區全體民衆叩

汪逆報紙策應反共派
發出勸誘投敵論調

新華社華中十五日電：在西安軍事當局撤退河防部隊準備進攻邊區以前，上海僞報即已連篇累牘，不斷登載有所謂「剿共衝突」消息。西安特務機關頭子張滌非僞造民意提出「解散共產黨」等謬論，國民黨官方之中央社又爲之廣播。這時，汪逆中央機關報『中華日報』亦以「剿共衝突又見熱烈」爲題，發表社論，提出「取消中共組織」之論調，原文略云：「中共這個世界唯一無二的特殊組織，應該取消」。「然而我們認爲以渝方目前的立場去進行反攻，卻絕無成功之理，非但不能成功，反而日漸使中共的勢力擴大起來」。「我們唯有徹底解決中日事變及中日停戰媾和，方是削弱中共勢力的方法」云云。可見此次內戰危機，絕非偶然，顯係漢奸日寇第五縱隊有計劃之大規模策動，以期破壞抗戰，達到其「全面和平」之企圖云。

邊區關中分區，
河南災胞籲請團結

「我萬餘河南災民啼飢號寒之日剛成過去，顛沛流離之苦又將到來，懇祈全國軍民制裁反動派之滔天罪行，平息內戰！」

新華社延安十五日電：關中訊，國民黨撤退河防部隊包圍邊區，準備進攻邊區，內戰危機，一觸即發，分區邊境更遭威脅。半年前移居分區之河南萬餘災胞，爲此特致電全國，呼籲團結，制止內戰。原電如下：

重慶國民政府林主席、軍事委員會蔣委員長，各院部長、各戰區司令長官、各省政府、各報館、各社團及全國軍民同胞鈞鑒：我萬餘移居陝甘寧邊區關中分區之河南災民，謹以至誠，向全國呼籲，制止內戰危機，加強團結抗戰，準備反攻日寇。豫省三面臨敵，連年災荒，我等曾一度陷於水深火熱之中，掙扎於飢餓死亡綫上，嚼樹皮、食糟糠，嚼草根、吃毒草，四肢麻痺，全身浮腫，忍痛售盡衣食農具，含淚出賣妻子兒女，耕牛宰殺殆盡，土地變賣一空，野犬食餓殍，飢民吃死人，情景悽慘，狀不忍睹，每念及此，尤覺心悸萬分。當時謀生湖北，竟被拒絕入境，奔走豫東，又恐敵寇蹂躪，而我豫省當局，未作絲毫實際救濟，只聞放款賑災，卻未得實惠分文。災情如此嚴重，而軍政負担並未減輕，催逼之緊，較之往日尤甚，以致千萬同胞，全家自殺者有之，挺而走險者有之，大部災民扶老攜幼，背井離鄉，啼飢號寒，到處流浪。我等跋山涉水，輾轉隴海沿綫，街頭乞食，車站露宿，骨肉離散，哭訴無門，飢寒熬煎，憐救之人。執意逃出災區，仍是一條死路，到處舉目無親，不時遭人白眼，警察毆打，路人斥罵，彼等既無救濟之意，更無同情之心。無數災胞既死於人烟荒涼之災區，又死於生活失群之城市，街頭巷尾，觸目驚心。境遇雖如此悲慘，生命雖如此微賤，但仍希能得一溫飽，勉強度生。於是，繼續流浪，輾轉而來邊區，始得重見天日，起死回生。甫至關中分區，即蒙邊區政府救濟，設水施飯，餬口得粮，散發鋤頭，開翻荒地，借給耕牛播種秋田，開公荒三年不繳公糧，開私荒五年不出租息，公荒發給土地所有證，私荒發給土地使用證，黨政親提領導生產，軍民熱忱幫助耕作，半年來，政府發給農貸三百萬元，救濟糧食數千石，老戶調劑熟地，幫助食物，使我等免於死亡，不再流浪，安居樂業，從事耕織，迄今，開荒達四萬畝，均已適時下種，現明雨水充足，禾苗欣欣向榮，豐收有望，足食無虞。我等親眼見到邊區黨政軍民在十分艱苦情況下，努力奮鬥，排除萬難，自己動手，豐衣足食，積極從事政治經濟文化建設，加緊準備反攻，時時以團結抗戰爲念，處處從團結抗戰着想。不意抗戰勝利日益在望之際，日寇第五縱隊反動派竟將民族生命置之度外，抗戰前途毫不顧惜，企圖挑動內戰，進攻邊區。現在河防部隊陸續後撤，關中周圍大軍雲集，值此紀念「七七」之時，關中人民竟遭[illegible]軍砲擊，天變地泣，軍民憤慨。我萬餘河南災民，啼飢號寒之日剛成過去，顛沛流離之苦又將到來，內心焦急，痛楚萬狀，特電泣血陳詞，懇祈全國軍民同胞立即制裁反動派之滔天罪行，平息內戰危機，以國家民族爲念，以團結抗戰爲重，勿使親者所痛仇者所快，則民族幸甚民衆幸甚，臨電惶恐不盡所言。

陝甘寧邊區關中分區全體河南災民同叩。

根絕國內的法西斯宣傳

（上接第一版）

關於青年訓練與學校教育，說：「國社黨訓練青年目標，既然是要全德國民都作國社黨黨員所應作的事，此所謂德國的最高學府，現在都變成了國社黨活動的大本營，對於教育與學者的思想，他們是絕對的統制。過去教育界中曾有不少信仰共和主義、自由主義、社會主義、和平主義、共產主義以及落無価值的猶太人充任教職，現在都被一掃而空」；「學校教育最重要的工作，在努力協助國社黨加強其政治教育」。這同時不也是爲國內一部分人，力圖仿傚希特勒所行的「全國的黨」黨化教育特務教育等等寫照嗎？

他們公然提倡法西斯宣傳方法，「三民主義半月刊」二卷五期並引證希特勒「我的奮鬥」中的話：「群衆的理解力甚低，而又健忘，最有效的宣傳，必須集中於幾個簡單而又容易感化的問題」。中國式的法西斯主義宣傳方法，在事實上，其無恥至少也不亞於戈培爾，他們捏造事實，歪曲中華民族的歷史，籠絡和欺詐人民的事實，頂着「國家民族至上」的招牌，而進行其出賣國家民族利益的活動，抗戰以來，實際兼辦。他們假「統一」之名，行破壞抗日民族統一戰綫之實，自己放任漢奸橫行，爲叛國投敵之[illegible]作辯護，反誣衊共產黨八路軍新四軍爲「奸黨」，爲「叛軍」，爲「封建割據」，進而企圖進攻邊區。試問這較之以「反共第一」爲旗幟的德國國社黨的國會縱火案，又無恥到何種程度？

國民黨的機關刊物「中央週刊」，竟將希特勒與墨索里尼這兩個吃人的生番，全世界人民的公敵，與羅邱斯蔣並列爲「世界六大領袖」，甚至特別稱讚希特勒，謂六人僅有希氏才可以被認爲是「造成時勢的當世英雄」（見該刊四卷二十六期陳西瀅的文章）。在反法西斯同盟國中列爲四強之一的中國，在當權的國民黨的刊物中，竟出現此種不分敵友[illegible]的謬論，這不是咄咄怪事？我們倒要問問國民黨中央宣傳部和國民黨中央機關報「中央週刊」的主筆先生，我們中國到底是反法西斯同盟國的一員不是？爲什麼這類公開讚揚希特勒墨索里尼匪徒的反動宣傳，在大後方那樣猖獗，而中共七七宣言反而登不出來？

以上所述，僅爲順手拈來之一、二實例，但此類含有法西斯毒素的宣傳，在大後方刊物中可以說「連篇累牘，比比皆是」。邵力子先生曾致函「三民主義半月刊」，有云：「我國既對納粹宣戰，則對於一切納粹的宣傳，無論是理論，是消息，各刊物皆應摒棄不載。反之我們應不斷的予以駁斥糾正，特別是本黨（指國民黨——編者註）的刊物，三民主義的刊物，更不應稍有代納粹宣傳或對納粹讚揚之處。同盟國家正有懷疑我國戰勝以後或將納粹化者，我自應特別鄭重，既以避嫌，亦以杜漸」。對於邵先生的話，我們實在是完全同感和萬分同情的。

當此法西斯主義日暮途窮，全世界人民向着民主自由的新世界邁進時，我們要求國民政府明令根絕此種法西斯第五縱隊的宣傳，加強反對法西斯的教育，以正國人視聽，而免盟國人士的誤解。（解放日報十三日社論）

國民黨四個反共縣長
聶士慶等無恥投敵
民衆一致要求政府嚴懲

新華社太行十五日電：龐炳勳孫殿英投敵後，著名的反共走狗聶士慶（國民黨長治縣長）、田俊（國民黨長子縣長）、李忠（國民黨潞城縣長）亦於上月中旬向敵無恥投降。聶等年前已曾在長治買下房屋，作投敵準備。據傳敵將以聶逆充任上黨區「剿共司令」，聶部改編爲僞保安團。國民黨林縣縣長李同秀則早於四月敵「掃蕩」林縣時，攜賑款數萬元跑到臨淇投降敵人，組織僞政權，並曾參加敵在開封召集的「反共」會議，受敵委任爲「華北第×師剿共師長」。民衆得知後，莫不齊聲痛罵，要求政府逮捕此等叛國逆賊，林縣合澗鎮等地群衆，先後集會，聲討李逆投敵罪行，一致要求政府明令通緝，沒收李逆本人全部財產，分給貧苦抗屬災民及充做抗日經費。我抗日縣政府當接受群衆要求，前往二區大河村，將李逆本人財產沒收，按群衆意見處理。林縣農救會青救會婦救會及文化界士紳知識份子，均先後發表反李逆投敵宣言，縣武委會亦號召全體民兵展開反李逆投敵的鋤奸運動。六月廿日，聲討李逆之萬人群衆大會於林縣城內舉行，當我抗日縣長萬捷同志在會上向桑梓父老講話時，全場反李逆之怒吼，聲震全城。現反李逆投敵運動繼續展開中。

×　×

中央印刷廠職工大會 致毛澤東同志和黨中央的信

新華社延安十五日電：中央印刷廠職工大會，頃一致通過致毛澤東同志和黨中央的信，原文如下：

敬愛的毛澤東同志，並請轉黨中央的全體同志：

正當世界法西斯野獸面臨着死亡的時候，中國大地主大資產階級的政治代表——法西斯匪徒希特勒、索里尼東條的灰孫子們，夢想挽救他們的祖宗的厄運，竟敢冒天下之大不韙，不顧抗戰和人民的利益，將守衛河防之師撤來包圍邊區，準備發動內戰，進攻共產黨，進攻邊區人民。國民黨反共派這種禍國殃民的滔天罪行，激起了我們心中無限的怒火，我們每一個人都決心獻出我們的一切，以至最後的一滴血，爲保衛我們的黨而戰！

我們清楚地看到在敵佔區，我們的父母兄弟姊妹和妻室兒女是過着悲慘的亡國奴的牛馬生活，在大後方，他們也過着吃不飽，穿不暖，坐不安，行動不自由，求生不能求死不得的淒苦生活。在反動派的黑暗統治下，「民生憔悴，民怨沸騰，民變四起」成了普遍現象，只有在我黨領導下的陝甘寧邊區及其他敵後的抗日民主根據地，人民才眞正獲得了民主自由，過着豐衣足食的幸福生活。這使我們深深地體驗到中國共產黨眞正是我們自己的政黨，邊區才是我們的家鄉，工廠才是我們的家庭，也只有共產黨才能救中國，才能給人民以幸福的生活，只有共產黨才能領導全國人民爭取抗戰建國的勝利。沒有共產黨，中國就會亡國，四萬萬五千萬人就會作亡國奴。因此，我們的血在沸騰着，我們每個人都表示着萬分的義憤。我們中央印刷廠的全體職工，堅決的向我們英明的領袖毛澤東同志和黨的中央宣誓：我們決不能讓國民黨反動派叛變抗戰，出賣國家民族的無恥勾當實現，我們要以十倍百倍的努力來提高我們的生產，一切爲着準備粉碎日寇第五縱隊的進攻而努力，並武裝起來，保衛我們的黨，保衛我們的黨中央，保衛我們的邊區和工廠。爲此，我們決定更進一步的開展趙占魁運動，我們一定要做到：（一）生產力比去年提高百分之五十。（二）絕對服從命令，不管在任何困難環境下，黨給我們任何艱巨的任務，一定隨叫隨做，不分晝夜，按期完成；（三）在工作時間以外做的工作不要加工錢（現在許多同志並捐出了自己的工資的一半獻給黨，作爲保衛邊區的基金）；（四）絕對遵守各種紀律及各種制度；（五）行動軍事化，成立自衛軍，鎮壓敵探奸細的陰謀活動，維護革命秩序；（六）自己動手種菜，保證全廠的菜蔬自給；（七）在黨和黨中央的領導下，努力改造自己的思想，要做到一切從革命利益出發。我們願和全邊區的工友展開革命的競賽，我們要和全邊區的工友和全邊區人民緊緊地團結在黨和黨中央的周圍，爲了保衛我們的黨，保衛我們的邊區和工廠，保衛全中國，爭取抗戰建國勝利而戰鬥到底！此致布爾塞維克的敬禮！

中央印刷廠全體職工大會

在毛澤東的旗幟下 爲保衛中國共產黨而戰

博古

沒有幾天以前，我們剛說了我們黨的英勇奮鬥的二十二週年。這二十二年奮鬥的歷史總結，正如中共中央抗戰六週年紀念宣言所說：「中國共產黨在其誕生之時，即在中國歷史上，破天荒第一次向中國人民提出了反帝反封建的綱領，並根據此種綱領，在各個時機規定了各種具體實際的政策。二十二年中，全體黨員和全國廣大的人民群衆在一道，爲着實現此種綱領與政策，爲着反對帝國主義及其在中國的走狗，爲着民族解放與社會解放，流血犧牲，前仆後繼，舉行了轟轟烈烈英勇頑強的鬥爭。不管敵人如何強大，道路如何艱難，他們總是堅決前進，絕不後退，絕不畏懼，終於使全國人民從黑暗中找到光明，從絕路中找到生路。二十二年的歷史實踐，已經證明我黨奮鬥的方向是使中華民族起死回生的完全正確的方向，並將在今後的歷史實踐中，繼續堅持下去，直到完全勝利而後已」。

二十二年的中國歷史及中共黨史，證明沒有中國共產黨，將沒有這廿二年的英勇壯烈的民族解放鬥爭；沒有中國共產黨，將沒有這六年堅持的愛國戰爭；沒有中國共產黨，則中國的命運將是悲慘的、恥辱的、殖民地奴隸的命運。如果不相信，請翻一翻歷史，拿最重要的關節來說吧！如果沒有民國十年中國共產黨之組成及民國十三年孫中山先生決心與共產黨合作，改組國民黨，那末，孫中山先生的革命奮鬥，將繼續局處一隅，而不會面目一新，蔚成雄偉澎湃的近代革命運動。如果沒有中國共產黨之奮不顧身的奮鬥，則楊劉不能除，北伐不能成，曹吳不得倒。如果沒有中國共產黨之堅決反對，則九一八時汪精衛漢奸，早已在不抵抗主義之下送了全中國，則九一八以後尚不知會有多少個淞滬協定、塘沽協定、何梅協定。如果沒有中國共產黨的公忠體國，則西安事變決不會有和平的解決，蔣介石先生決不會自由。如果沒有中國共產黨的堅決抗日的主張，發動愛國戰爭的主張（你喜歡『內戰』也罷），則最後關頭之關，不知究在何處何時，七七之變能否引起偉大的抗戰，實屬疑問。如果沒有中國共產黨及八路軍新四軍在敵後辛苦支持，牽制敵人半數兵力，則今日抗戰局面如何，西南西北半壁山河能否支撐，不敢臆測。廿一年的經驗，證明中國共產黨是中華民族的長城，國家的柱石，人民的救星。沒有中國共產黨，將不會有抗戰的勝利，不會有獨立自由興盛的三民主義的中國，這就是廿二年歷史的鐵證。因之，每一個眞正願意獻身中華民族解放、獻身中國工人階級及勞苦群衆解放的人，都應自願自覺的加入中國共產黨，（當然我們共產黨決不把入黨規定爲國民的義務，也決不強迫別人加入），至少也應該愛護這個忠於民族、勇於奮鬥、不謀私利、謀求人民福利的組織。然而不然，竟有人提出「溶共」於先，誣衊爲「奸黨」於後，挑撥離間、陰謀破壞、陰險毒辣淋漓盡致，一若共黨不除，死不瞑目者。及至今日，竟嗾使走狗犬吠叫囂解散共產黨，盡撤河防大兵，準備實行內戰，大有不惜犧牲現成之抗戰大業，以中國之命運爲孤注，發動剿共戰爭，以求得死而瞑目的模樣！眞是咄咄怪事！尤之更爲卑鄙無恥者，乃是以堂堂的執政黨之國民黨，竟不敢在光天化日之下，光明正大地進行政治鬥爭，而學鼠竊狗盜，在黑暗中偷偷摸摸地指令各地特務機關散佈謠言，不曰：「共產國際解散乃因中共封建割據，引起盟國間不睦，爲挽回頹勢計而出此」；即曰：「國際解散後，共產黨內部分裂，某某某某堅主解散共產黨組織，不日將就中國某某項要職」云云。無恥下流，竟不識人間尚有羞恥事！然而這種門蘇見東的抨擊是值不得一駁的。國際解散，其原因在共產國際及中共中央文件中闡明甚詳，勿庸贅述。中國共產黨之團結，二十二年來從來沒有像今天在毛澤東同志領導下這般堅固親密。國際解散後，中國共產黨人在提高了責任感上，更提高了這種團結的程度，這是鋼鐵一樣的團結，[illegible]一樣的團結，絕非任何虫豸之挑撥離間能搖動其毫髮的。即就挑撥手段說，也拙劣得驚人，前者不過是套用計文濫調「中共匪學深奧，不自消滅，禍延國際……」而已，後者更是照自己的尊容去給別人畫像的荒唐手法。老實說，只有大地主大資產階級政治流氓集團中，才會出通敵叛國爲虎作倀的汪精衛之流，雖然政治流氓們對於這類市井無賴的慣技是頗爲熟習的，可是依此看來，未見高妙，實在是值得向戈培爾、谷欽保等班長之流再請教一番的，如果你一定要跟吃人生番希特勒和混蛋東條走的話。

可是聽不聽由你，我們還是誠懇地奉勸不要走這條路的好，法西斯的路是走不通的，法西斯已成了人類公敵，凡有血氣，莫不想寢其皮食其肉。斯大林格勒、北非一役全軍覆沒後，希特勒滅亡的命運已定，且爲期不出一年。希特勒一倒，東條亦決無自救之路。既有前車之鑑，又何必重蹈覆轍呢？共產黨是消滅不得的！中國共產黨是中國工人階級的政黨，一天有工人階級，一天就有共產黨。中國共產黨是民族長城、國家柱石，消滅共產黨就是自壞長城，自掘墳墓。共產黨之能否合法存在，是民主國家和法西斯國家的鮮明區別之一，你要消滅共產黨嗎？那末就將失去四強之一的地位，而甘心作匈牙利、羅馬尼亞、泰國之類三四等附心腹嘍囉。共產黨是消滅不了的！十年內戰，殷鑑不遠。不錯，『剿共是無期徒刑』，當此民族愛國戰爭的時代，當軍人不在抗日戰場去立功建業，而甘受這種特殊的鐵窗風味，又何苦來？內戰是打不得的，敵寇深入，山河破碎，幸賴國內團結，方能支持六年，一旦啓釁，兵連禍結，汪逆坐大，日寇漁利，宋明之禍必將重現。以吳三桂之功，倘不免受戮，以洪承疇之忠，倘不免列入貳臣傳，即令不爲子孫萬代計，也該替自己的前途打算打算！中國共產黨是堅持抗戰，堅持團結，堅持民族統一戰線，堅持實行三民主義始終不渝的，並且直到今天，我們共產黨人仍是「爲了克服今後抗戰的更大困難而準備配合盟國實行對敵反攻，我們準備與中國國民黨及其他黨派繼續協商，解決已經存在的問題，改善各黨派關係」，親密團結，攜手合作，共同來建設一個獨立的、自由的、民主的、繁榮的、和平的、三民主義的新中國，豈非妙事？懸崖勒馬猶未爲晚，化戾氣爲祥和，易干戈爲團結，這是我們懇切希望的。但是如果一定要動刀槍的話，一定要發動罪惡的反共戰爭的話，那末我們每個共產黨人一定將和人民一道，爲保衛民族保衛人民保衛我們的黨而奮鬥！

我們有值得保衛的東西：有二十二年英勇奮鬥歷史的偉大的黨，給全國人民指出民族解放和社會解放的光明大道的黨，爲全國人民所熱愛的黨，唯一能救中國的黨。我們有從游擊隊在戰爭中成長起來的強大的八路軍和新四軍，我們有親手在艱難困苦中締造的而今已經人民安居樂業豐衣足食的邊區，有在血從敵人手中得來的敵後抗日根據地，有由我們流血犧牲而獲得的大的抗日戰爭底已經奠定的勝利基礎，還有我中華民族的前途及萬世子孫的命運。

我們有保衛的力量，我們有八十萬黨員，我們有五十餘萬在黨領導下的軍隊，我們有鞏固的根據地，我們有二十二年鬥爭的經驗，我們有全國人民的擁護，我們有無數身經百戰的幹部。最後，異常重要的，我們有黨的領袖，中國革命的舵手——毛澤東同志，他的方向就是我們全黨的方向，也是全國人民的方向。他總是在最艱難困苦之中，領導黨和人民走向勝利與光明。我們有取得勝利的一切條件。軍事威脅不足以懾服共產黨，挑撥離間不足以分化共產黨。相反，我們將更緊密地團結在毛澤東同志爲首的中央週圍，在毛澤東的旗幟下戰鬥，並且取得勝利！

隴東民衆開緊急動員大會 電請蔣胡停止內戰

新華社延安十六日電：隴東訊，隴東各界民衆聞悉國民黨反動派調動大軍準備進攻邊區，十日特召開緊急動員大會，與會萬餘人，莫不表示「如果反動派敢來進攻，就堅決的消滅它」。同時，並發出呼籲，團結，要求制止內戰，原電如下：延安朱總司令轉呈蔣委員長，西安胡副司令長官鈞鑒：日來，隴東各縣邊境大軍雲集，撤召河防之師，包圍我隴東分區及整個邊區，企圖實行「閃擊」。正値我民族災難深重，國內更需加緊團結之際，不意一部分軍事長官，受日寇第五縱隊之包圍利用，竟不顧民族生死存亡，放棄神聖抗戰任務，準備挑起反共內戰，投降日寇，如此喪心病狂，實令人百思不解，並感到萬分憤慨。自敵寇發動侵略戰爭以來，中國共產黨領導五十萬八路軍新四軍，轉戰於華北華中敵後，艱苦奮鬥，六載於茲，政府當局未嘗發給一槍一彈，分文[illegible]餉。而中國共產黨領導的陝甘寧邊區乃是八路軍新四軍唯一後方和全國模範地區，邊區支持了前綫抗戰，建立了三三制民主政權，發展生產，改善民生，反觀大後方，日寇第五縱隊橫行無忌，政治腐敗，民生憔悴，民怨沸騰，民變蠢起，南宋亡國之現象，不料竟見於今日。今乃每況愈下，變本加厲，不特不向先進地區看齊，刷新內政，以蘇民困，而利抗戰，反而倒行逆施，製造內戰，萬一內戰爆發，親痛仇快，既陷民族於萬劫不復之境，而戰爭挑撥者亦身敗名裂，遺臭萬年。我隴東全體民衆，生於斯，長於斯，誓以全力捍衛鄉土，對於任何侵犯邊區的罪行，必予以粉碎打擊。在此民族危機千鈞一髮之際，特急電呼籲，萬望以國家民族爲重，立刻嚴懲日寇第五縱隊，命令河防部隊火速返防，以制止內戰，平息民憤，則抗戰幸甚，民族幸甚。陝甘寧邊區隴東分區各界民衆呼籲團結大會叩

岡野進同志告日本國民書

親愛的同胞們！親愛的士兵兄弟們！

「中國事變」爆發以來，已經過了六年悠長的歲月。這六年來，戰爭逐漸擴大，今天已波及整個東亞，將十億人民捲入戰爭的慘禍當中。這六年來，二百萬以上我們的弟兄，流出了他們的鮮血，他們的一千萬家族在痛哭，還有七百億圓的龐大的人民財富化爲烽烟，六百億圓的公債沉重地壓在國民的肩上。這六年來，朝鮮台灣以及中國和南洋的人民，流出了多少血淚，他們所受的損害究竟如何巨大，誰也是算不清的。

這六年來，我們日本國民大衆的生活一天比一天壞，一天比一天窮，就連政府也發表了今年的國民生活費比去年降低百分之十五，但實際上並不止此，勤勞者的收入，除受法律限制到最低限度外，在其僅有的收入當中，將近一半要被儲蓄和稅款金等剝奪，現在即使有錢，但由於物資不足和統制，在街頭店內也看不到要買的東西了。此外，每天要勤勞作義務勞動和防空演習，連休息的時間也沒有，就有休息的時間、調劑精神和娛樂的場所也關閉了，並且還有什麼「國民徵用令」，連婦女和小孩都不知道什麼時候會被徵調到什麼地方去，作辛苦的勞動……。這樣，在「戰場生活」的名義底下，國民生活的一切都被捲入黑暗深淵，極度的過勞，營養不良和不安，不論都市或農村，都成了一般的現象。

看看都市的工人和一般的職員吧！在「職域奉公」的口號下，他們的勞動時間無限的延長，工作可怕的繁重；但薪水卻被「工資統制令」釘住了，毫無增加，工廠法實際上是廢止了。工廠中經常出事，每天都有負傷的人，他們老早就沒有選擇職業和工作場所的自由，每天只是在嚴厲的監視之下，埋頭繼續激烈的勞動……。這就是今天工人和職員們的生活，他們雖然被稱爲「產業戰士」，其實和監獄工廠中的犯人有什麼地方不同呢？

再來看一看農村吧！農村的青年多被趕上戰場和軍需工廠去了，馬被徵發走了，肥料得不到手，可是佃租和戰前一樣，並未減少分毫，甚至有些地方地主乘機抬高佃租，農民如若不從，土地便要被地主強收回去。此外，農民還要被迫喊着「增產糧食」，從早到晚像牛馬一樣激烈的勞動，然而辛辛苦苦得來的收穫，大部份被政府以賠本的賤價強制地收買了，弄到農民自己的米自己吃不飽。越是努力生產，越是貧困挨餓，這就是今日農村的實際情形。

知識階級也是一樣，他們的學術研究，他們的職業論生活，他們所有的一切，都受着嚴厲的限制。我國已沒有科學和文化了，只是泛濫着有利於殺人，謳歌戰爭與野蠻的東西。學校中也沒有了學術的自由，教科書被軍部的宣傳所代替，學生不能從事學習，軍事教練和義務勞動浪費掉許多時間，因此學生學力低下，落第者激增；雖政府也爲之吃驚，但這是當然的結果。中小商工業與和平產業，因軍需品「生產增強」，毫無倖免地被犧牲了。這些工廠的機器被當作廢鐵，被送給大軍需工廠了。許多小工廠和商店被迫關門了，這已經成爲馬上失去了家業，改行也不行，陷於徬徨街頭的困境。僥倖尚能繼續營業的，也因原料、勞動力、機械、原價等一切皆被嚴厲統制，賺不了錢。

再轉看前線吧！和國內一樣，士兵的生活也日益痛苦，日更危險了。由於兵員不足，不能不以少數的部隊擔任戰鬥或警備，所以危險大增，不訓練，規則嚴，打耳光之類的暴行甚盛，新兵沒有「不挨打的日子」，軍隊裏完全[illegible]了的給養，可怕地變壞了（軍隊內也吃不飽）。去年[illegible]……這就是今天日本的軍隊[illegible]。

其次，看看政治方面吧！事變以前，我們國民多少還有自由（雖然只是一點點），工人和農民可以組織工會農會和政黨，在某種程度以內，尚可舉行改善生活的罷工和佃租鬥爭和示威。但現在，[illegible]階級在某種程度內，尚可暢所欲言。但現在，這一切都遭受了禁止，全部的勞動者被強迫加入「產業[illegible]」，[illegible]資本家地主領導的「報國會」[illegible]……法西斯獨裁專制之下，我國復活了德川封建時代的黑暗[illegible]。

上面所說的是「中國事變」以來我們日本國民大衆在戰爭當中所得到的東西，還是血和淚的海，是軍費公債租稅的山，是過勞和貧困，不自由和牢獄，是軍部的口號、皮鞋和刀劍……除此以外，還得到了什麼？

但是爲什麼我們非忍受這樣的痛苦和不自由不可呢？究竟爲了什麼呢？這都是爲了戰爭的緣故，如果沒有戰爭，當然不會有這樣的事[illegible]軍部說：「國民爲了勝利，要忍受不自由，要經得起艱苦」。

本來，假使這個戰爭是真正的正義戰爭，是真正爲我國民的利益和幸福的戰爭，是真正爲了東亞民族解放的戰爭，那麼我們國民就有忍受任何不自由和犧牲的決心。但現在軍部所進行的戰爭，究竟是不是這樣的戰爭呢？

回頭看一看「滿洲事件」吧！軍部曾經向國民說這個戰爭是爲了「建設樂土」，「建設獨立滿洲國」的戰爭。從那時起，已經過了十二年，那麼到底在滿洲建立了什麼樣的「樂土」和「獨立」？[illegible]付了巨大的犧牲。這就是「滿洲事件」的真相。

接着，[illegible]提出了「中國事變」[illegible]……「日支共存共榮」、「中國的獨立」等等……但日本軍部實際上在中國做了些什麼呢？[illegible]

再後，「大東亞戰爭」爆發了，軍部瘋狂地宣傳[illegible]……

軍部嘴裏喊着目前的戰爭是「從英美帝國主義的統治和剝削之下，解放東亞民族的聖戰」，假使真的這樣，那麼軍部應立刻撤退全中國（滿洲在內）和南洋龐大的日本軍隊和官吏，將這些地方日本的權利歸還各民族，建立各民族自行選擇的政體和政府——這是真正的解放，軍部會這樣幹嗎？

不，絕對不會！

如果軍部真的消滅帝國主義的統治和剝削，好吧！他立刻給朝鮮、台灣民族完全獨立。不，在解放我國家人民以前，首先消滅本國國內軍、官的獨裁和資本家地主的剝削，將我國人民從本國帝國主義的壓迫之下解放出來——但是這樣的事情，軍部不願做，也不能做，猶如傻瓜也會清楚的。

因此，軍部所標榜的「獨立」「解放」的口號，不過是爲了欺騙國內外人民，以便貫徹他自己及其黨羽的野心底無恥的謊話罷了。

同胞們！

「滿洲事件」、「中國事件」、「大東亞戰爭」……戰爭是一件比一件擴大着，而且每次軍部所標榜的口號都不同，但都是爲了一點——軍部和大財閥的利益，而進行的，我們日本國民大衆只是償付了難以計算的犧牲，就是這點鐵的事實。

看吧！「滅私奉公」等好聽的名詞[illegible]……大資本家[illegible]，用「統制」在自己手中集中了巨大的財富，成爲經濟的獨裁者。這是[illegible]公開的事實。[illegible]大地主利益，從「食糧增產」和政府的補助金[illegible]而獲得巨大的利益，大地主也是公然喊着「排除資本主義的營利主義」，但實際上卻勾結着大軍需財閥直接間接分享他們的利潤。譬如東條大將的兒子和弟弟，就和三菱、川崎軍需財閥勾結在一起，這就是一個例子。[illegible]大小軍人，在日本、朝鮮、台灣、滿洲、華北、華中、華南、南洋等地從財閥那裏得到很多好處，也是公開的秘密。現在國民生活的一切都受嚴格的統制，但只有資本家的利潤是例外的。就從這一點，也可以洞察軍部和財閥的勾結。

再者，軍部利用了戰爭，來鞏固日本政治的獨裁，使國民變成了自己的奴隸，像牛馬一樣的驅使。在戰場上，將人民[illegible]高級將校[illegible]千萬士兵的枯骨博取金鵄勳章（日本的最高勳章）和巨額的恩給，在中國佔領區和南洋，軍部是政治經濟一切的專制者。

看以上這些事實，不是很明白了嗎？[illegible]軍部非常害怕我國國民[illegible]「崇高的戰爭目的」[illegible]現在日本國內的諸位同胞們！[illegible]士兵兄弟們！[illegible]犧牲，決不是爲着「崇高的理想」，實際上是爲日本統治階級——軍部（官僚）、大財閥、大地主等等——的獨裁和利益，爲着他們侵略他國、奴役他民族——總之是爲着他們填不滿的慾壑。

我們國民任何一滴寶貴的血汗，決不應該化在這種可詛咒的非正義的戰爭上面，這種強盜戰爭，必須立即停止，只有早一天停止這種戰爭，才能免除我國和東亞人民無謂的犧牲。

怎樣停止戰爭

那麼怎樣才能早日停止這個戰爭呢？

這首先就要打倒軍部，即剝奪軍部在我國軍事、政治上的特權，將他們從軍事、政治的統治地位上攆走。因爲軍部正是這個戰爭的發動者，戰爭的實行者，從戰爭中獲得最大利益的人。因爲軍部同時又是我國獨裁和反動的主要支柱，大財閥和大地主的擁護者，我國人民的吸血鬼，東亞人民的劊子手。

因此，只有打倒軍部及和他勾結一道的黨羽，在我國建立真正代表人民意志和利益、爲人民所支持的人民政府之後，那時戰爭才能停止，我國以及全東亞人民才有和平、幸福、光明、解放的前途。

立刻停止戰爭，打倒軍部，建立人民政府——這一定要成爲愛好正義的我們全體人民共同的口號。只有這，才是值得我們不惜一切犧牲，爲它戰鬥的最高目的。然而究竟這個目的能否實現呢？

能！一定能！一定要實現！

那麼怎樣才能夠實現呢？

原來我國的一切的軍事、政治、經濟都是依靠我們勞動人民的力量來推動的，如果工廠工人停止製造軍需品，運輸工人停止輸送武器，公事員的職員停止工作，農民拒絕向政府和地主繳納糧食，前線士兵停止作戰，水兵不開軍艦……這時，不管將軍們怎樣揮動他的指揮刀，大臣和公司經理如何「陣頭指揮」、「親自監督」，但戰爭早不能繼續，政治、經濟也會僵住不能運轉了。——由此足見勞動人民的力量是如何偉大。

因此，如果工人、職員、農民、士兵以及知識階級、小商工業者，其他所有戰爭的犧牲者、不滿軍部的反對者——即佔我國全人口百分之九十五的國民覺醒起來，團結一致，反對戰爭和軍部，那就一定可以打倒軍部及其黨羽，一定可以立刻停止戰爭。在我國沒有任何人可以抵抗這一偉大的國民團結——人民戰線——的力量。

從何着手

要組織這樣偉大的團結和戰線，首先應當從什麼地方着手呢？這就要從身邊眼前的事情着手。首先，必須竭盡全力來喚起國民的自覺。

大衆的力量是偉大的，但其力量之所以沒有實際表現出來，主要就是因爲他們受了軍部的宣傳的欺騙和迷惑。因此，必須使他們「瞭解」軍部的本質，知道軍部的罪惡，進而決心反對戰爭和軍部而鬥爭。只有這個時候，他們才能獲得不可戰勝的力量。

同時，全體國民必須爲着拒絕戰爭的負担和犧牲，爲保衛自己的生活和自由，團結起來，進行鬥爭。這個鬥爭能喚起國民作爲勞動階級、被壓迫階級的自覺，使其加強團結，感到自己的力量而獲得勝利的信心。這個鬥爭將搖撼日本軍閥的戰爭體制，削弱軍部的力量。這個鬥爭就是組織廣大的人民戰線的出發點。（下接第八版）

斥所謂『中國文化的統一性』

范文瀾

重慶中央社近發表一篇社論，題爲「中國文化的統一性」，篇中列舉中國史實來證明中國文化的特性。我也是喜歡讀中國文化和歷史的，讀了這篇文章，很有些大惑不解，願意提供些意見，向文化界的先進求教。

在沒有進入篇中具體問題的討論以前，我覺得有簡單地提出四個一般概念的需要。

第一，毛澤東同志在「新民主主義論」第三節「中國的歷史特點」裏面說：「一定的文化（當作觀念形態的文化）是一定社會的政治經濟的反映，又給予偉大影響於一定社會的政治經濟；而政治則是經濟的集中表現。這是我們對文化與政治經濟的關係及政治與經濟的關係的基本觀點，」這當然不僅是毛澤東同志個人的基本觀點，而是凡屬根據科學方法去研究文化歷史等等問題的所有人們一致公認的基本觀點。我們應該有一個共同的信心，就是科學方法是消除一切成見意氣，探求眞理的最公正的保證。

第二，歷史是不斷運動的，不斷變化的，不斷革新的，不斷發展的，無論何時，它總包含着某種東西在產生着和發展着，某種東西在敗壞着和腐朽着的兩個方面。文化（當作觀念形態的文化）也是歷史的一部份，所以它也包含着新鮮的發展的和腐朽的衰亡的兩個方面，新鮮的發展的文化是符合於或接近於人民大衆的意志的，腐朽的衰亡的文化是發生於或保存於沒落的壓迫者裏面的。因之，我們對於前者，必需加以發揚光大，對於後者，必需加以批評否定。

第三，不論古代史近代史，都是客觀存在的事實，任何人不得也不能憑臆牽附，要求客觀的歷史迎合自己主觀的志願。如果這樣做，關於古代史最起碼的「綱鑑易知錄」就會不答應，近代史屬於所聞世所見世的範圍，更是昭昭在人耳目，一點含糊不得。

第四，王船山先生明亡後，痛切地垂戒道：「今族類之不能自固，而何他仁義之云云」。今天正是抗日戰爭進入第七年，相持最艱苦的階段，在文化問題上的緊急任務，是如何發揚民族氣節，鼓勵民族道德，如何團結全國各黨各派各階層進行民主政治，如何挽救私慾橫流罔識大義者們的將死或已死之心，如何痛斥日寇汪精衛以及一羣不逞之徒的荒謬言論陰謀詭計。舍此而談中國文化，我們必須警惕船山的遺訓。

研究討論中國文化，首先要弄清楚上述四點，這才不會籠統地談傳統繼承。喜愛光明者決不繼承黑暗的傳統，黑暗的傳統也決不能阻遏光明傳統的存在和發展，涇渭異流，可以省却不少無謂的爭論。

下面仿照六朝人論續體，專就「中國文化的統一性」提出異議，凡稱論曰……都是中央社社論原文，凡稱辯曰……都是我的意見。

論曰：我們要以傳統繼承者自任，必須首先看清楚一個最重要的事實。這個事實就是中國只有促成政治統一的文化，沒有助長封建割據的文化。這個事實就是證明中國文化的統一性。

辯曰：談文化既指出它的統一性，更必需着重地指出它的鬥爭性，同時必需指出它的進步性正義性或倒退性反動性。談統一便必需區別革命性正義性的統一，或倒退性反動性的統一，如果只談統一性，又只談抽象的空洞的統一性，那是非常危險的。例如日本法西斯强盜狂吠其所謂「日滿華一體論」和「大東亞共榮論」，「法西斯文化」；漢奸汪精衛高叫其所謂「中國反共和平統一論」（漢奸奴隸文化）他們也都用所謂「中國祇有政治統一的文化」做口實，來欺騙人民。我們若不發揚正義的進步的抗戰文化，和他們鬥爭，並決心消滅他們的反動腐朽的血腥臭文化，那末就會發生誰統一誰和如何統一的嚴重問題。在今天的中國，離開了鬥爭性和革命性來談統一性，不是中國對日寇汪逆妥協的「統一」，就是日寇汪逆征服中國的「統一」，除此以外，還有什麼統一的途徑？因爲沒有弄清楚這個問題，所以中央社這篇文章，往後就發生了一聯串糊塗觀念。

論曰：中唐以後二百年的思想界統一運動，造成了宋元明清一千年的統一國家……遍讀古今思想家的作品，從沒有一個爲封建割據作辯護的。

辯曰：蒙元滿清，在當時不是異民族暴力征服漢民族的朝代嗎？孫中山先生在民族主義講演中，明明白白講過：「中國幾千年以來，受過政治力的壓迫，以至於完全亡國，已有了兩次：一次是元朝，一次是滿朝」。孫先生說是亡國，這篇社論的作者卻說是「統一」，難道亡國就是「統一」麼？元滿統治中國三百餘年，漢民族曾不斷起義反抗，以破壞那兩個「統一國家」爲神聖天職。孫中山先生領導的同盟會，即曾以理論與行動，堅決反對滿末保皇黨擁護當時「統一國家」的漢奸路綫。國民黨是同盟會的後身，理應發揚這一光榮的革命傳統，不意國民黨的代表宣傳機關卻會歌頌元清的統一，並歸功於「中唐以後二百年的思想界統一運動」。韓愈、周敦頤、程頤、朱熹之流提倡君主專制的奴隸文化是事實，奴隸文化在異族侵略下，極易轉變爲漢奸文化也是事實。論者拜命於號稱民主共和之世，弄筆於民族危急存亡之秋，對於這樣的專制文化漢奸文化，不加以嚴厲的聲伐，反而備予表彰，認爲典範，實屬不可思議之至。若然，留夢炎、呂文煥、趙孟頫、范文程、洪承疇、吳三桂、李光地以及無數大小漢奸，都是贊助統一的中國文化優秀傳統的繼承者，而文天祥、張世傑、陸秀夫、鄭思肖、史可法、黃道周、鄭成功、黃宗羲、王夫之、顧炎武、洪秀全、孫中山以及無數忠臣義士，都是反對統一的「封建割據」者和破壞中國文化優秀傳統的罪人了。曾國藩賣身滿清，破壞孫中山先生所再三讚美的太平革命，屠殺極慘，號稱「曾剃頭」，爲今日一切大小漢奸開其先路。抗戰以來的汪精衛，賣身日寇，倡言反共，破壞民族革命，窮兇極惡，無所不爲，凡屬國民，孰不切齒痛恨，爭欲食其肉而寢其皮？照論者說來，難道他們也是贊成統一的文化優秀傳統的繼承者麼？照論者說來，中國人好像是歷來對於無論什麼統治者的「統一」都是無條件擁護的。這就是所謂中國文化的最大特徵，那就必然得出這樣的結論：凡起軍據地以反抗元清或其他反動統一者，都是政治的「封建割據」，凡著書立說以反抗元清或其他反動統一者，都是文化的「封建割據」。那末，孫中山先生在辛亥以前屢謀廣東作革命根據地（按滿清政府說，是謀割據造反）以反抗統一的滿清政府，在北伐以前，屢取廣東作革命根據地（照北京軍閥政府說，是割據作亂），以反抗統一的袁世凱、段祺瑞、吳佩孚之流的軍閥政府，也應該作爲政治的「封建割據」；而孫中山先生一切鼓吹革命反抗的遺教，也應該作爲文化的「封建割據」了。論者自稱「遍讀古今思想家的作品」，事實說明不特宋明兩朝孤臣遺老的作品」未曾翻閱，即三民主義唯一經典的中山遺著，似乎也未曾寓目，所謂「遍讀」，豈其然乎？自然，依常理而論，中山遺著，論者是一定是讀過的，文天祥「正氣歌」、史可法「答多爾袞書」、黃宗羲「原君」「原臣」，早已編入中學課本的名篇，論者一定亦是讀過的，所以似乎未曾讀過的原因，大概由於對「封建」「統一」「割據」「革命根據地」等詞義不甚了解，因此在這裏解釋一下，大概還是有益的。所謂「封建」，從政治上說，就是少數地主階級專制的政治，一個國家在一個封建獨裁者（皇帝或不是皇帝都一樣）統治着的時候，叫做「封建統一」，同時有兩個或幾個專制獨裁者據地爭雄，叫做「封建割據」。歷史上有過進步的封建統一，也有過進步的封建割據，中央社社論以中國的統一國家，「論規模則首推漢唐，論復興則必稱宋明」，而劉邦、李世民、趙匡胤、朱元璋恰恰毫無例外地都是由割據開國的（劉與李氏父子據陝西，趙據中原，朱據南京），趙與朱簡直是篡了其他割據者的位，劉、李與朱又都是從直接破壞秦、隋、元三個「統一國家」發展起來的。但是這些破壞統一的割據，都有很大的進步意義，這大概是這篇社論的作者也不能不承認的。他如民族英雄鄭成功割據台灣以反抗滿清的「統一」，至今婦孺都知道加以崇敬，類此的事例，更是不可勝數。但是現代的中國，處在民主時代，所需要的是民主的統一，如果沒有民主的統一，至少也需要有民主的根據地爲其準備與楷模，因此無論是封建統一或封建割據，就都是反動的了。在現代的中國，特別有一個值得注意的規律，即任何企圖以反民主的法西斯化的封建專制或半封建專制來實行強迫統一的人，無論他當時怎樣擁有中央的政權軍權財權，彷彿不可一世，其封建統一的結果都不免流於封建割據，都不免遭受到全國人民的反抗而敗亡。袁世凱段祺瑞與吳佩孚的統治在沒有遇到武力反抗時，是封建的統一，在遇到孫中山蔡松坡和國共合作的廣州革命政權反抗以後，就成爲封建的割據了。今天的世界既是民主的反封建反獨裁的世界，即使再有袁世凱式的統一出現，在全世界範圍來說也不過是一種封建割據，況且中國已經加入民主陣營，中國人民經過長期的民主鬥爭，也都已熟知民主的必要，這種反民主的政治，就更無統一全國的可能。至於在反對封建統一封建割據或法西斯侵略的革命運動方面，當其統治力量限於一地區時，這個地區稱爲革命根據地，擴大及於全國時，即稱爲革命的民主的統一，過去孫中山先生根據廣東以反抗帝國主義的侵略和北京軍閥政府的封建割據，今天共產黨創立陝甘寧邊區及華北華中各根據地以反抗日本法西斯侵略及漢偽汪精衛等漢奸羣的賣國封建割據，都是最好的例證。

論曰：遠在二千五百年前，中國思想界就起了「大一統」的運動，春秋的思想中心就是大一統，孟子就力主「天下定於一」，荀子就主張「調一天下」。

辯曰：孔孟荀在當時主張統一，確是一種進步的思想，他們這一思想的進步性，不在於籠統地主張統一，而在於主張應該用什麼標準、什麼力量，什麼方法來統一。今文家說春秋講大一統，同時講故宋黜周，以春秋當新王。孔子作易革卦彖辭說：「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革之時大矣哉」；孟子讚美湯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行仁政王天下，勸齊宣王梁惠王學湯武的故事；荀子看到秦的經濟比較進步，政治比較嚴明（滅六國後卻一變而爲多行暴政，所以二世而亡於農民起義之手），不主張周的統一，而預料秦可以統一。孔孟荀都是封建學說的創造者，中心思想不外乎如何保持並擴大君主的權利，不過他們懂得政治的是非和歷史的趨勢，不致無視人民的公意，尤其是孟子還主張「民爲貴，社稷次之，君爲輕」，可見他們所說的「定於一」，乃是定於民而非定於君，這比後世腐儒文丐一味提倡專制獨裁盲目忠君，如漢奸們彷彿未投敵前所宣傳的「信仰主義要信仰到迷信的程度，服從領袖要服從到盲從的地步」者，智愚相差，是不能比較的。

論曰：中國文化之特點就在於充滿了融和的力量，充滿了統一的性能，由於這豐富的融和力與統一性，使中華民族能建國於亞洲大陸有五千年悠久的歷史。如對於中國文化所蘊蓄的統一性與由此統一性而發揮的融和力熟視無睹，縱然讚歎中國文化的優秀，也就等於買櫝還珠。

辯曰：鴉片戰爭以前，中國文化高出於四鄰任何種族，但當中國統治階級腐敗到極度的時候，北方游牧部落種族如五胡、拓跋、鮮卑、契丹、女眞、蒙古、滿洲等族仍能憑藉武力，征服中國的全部或一部。這些種族裏面的統治層，利用中國文化的黑暗而豢養大批文武漢奸來維持自己的地位，這樣雖然他們有意識地保存「騎射國語」力戒被同化於「漢兒柔靡之風」，但歷時既久，這個外來種族一方面生產方法前進了，文化程度提高了，另一方面固有的強健樸素之俗，也就因中國舊統治階層的腐化影響而消磨殆盡，淪爲「融和」在漢奸裏面（只有元順帝回到長城以外，恢復了蒙古舊俗）。這個所謂「融和」，對於整個侵入民族，誠然產生了進步的結果，但對於當時國亡家破，受盡「揚州十日」「嘉定三屠」式的慘殺蹂躪的漢民族，卻是極可恥極可悲的。今之漢滿蒙各民族的廣大覺悟羣衆，以「國內各民族一律平等」的精神，共同團結在偉大的抗日鬥爭中，絲毫沒有種族的偏見和歷史的成見，不過當以前一方侵入一方被侵入的那個恐怖時期，被侵入民族的忠義士民，卻決沒有如今之論者所說的歡迎侵入、以便將來用文化同化他們的那種令人肉麻的「大量」和「遠見」。所謂「融和」既然並不是什麼預定的計劃，而只是一種無可如何的結果，那麼，所謂融和的動力，究竟是文化還是武力？所謂融和的方法，究竟是同化還是征服？這樣的問題，對於被侵入的民族就根本不能成立。——自然，從侵入者看來，問題是很明顯的，武力正是後來融和的動力，征服正是後來融和的方法，而在被侵入的漢民族中，有些人自已不願認輸，便說是「融和的動力是文化不是武力」（因爲武力抵抗，在腐敗的投降的統治者手裏失敗了），「融和的方法是同化不是征服」（因爲自已已被征服

（下接第七版）

（上接第六版）

了）這樣說，若只爲聊以快意，雖然阿Q的優態可掬，也還罷了，但是論者一定要大聲疾呼說是「中國文化之優秀」就在於此，對此不加以「讚歎」「就等於買櫝還珠」，却不免使有些「魚目混珠」的嫌疑。照論者說來，亡了國不但等於不亡，而且還是「充滿了融和的力量」、「充滿了統一的性能」的中國文化一大勝利，那麼文天祥等固不必說，即如岳飛的抗戰也是多此一舉，南宋甚至北宋對於遼金元，也就都是論者所謂「封建割據」，只有秦檜張邦昌或者「外來」的石敬瑭一流人才是中國文化的先知先覺了。論者在鴉片戰爭百年後、抗日戰爭六年後的今天，還來重彈這種不抵抗主義的舊調，以所謂「融和性」掩蓋求和性，以所謂「統一性」掩蓋被統一性，誠不知其居心何居！假如日寇據此提出要求道：「請我日本來與你們『融和』『統一』吧，這是你們貴國歷史上文化上『最重要的事實』，請你們連櫝連珠一起賣給我吧。」試問論者能不能像汪精衛那樣套照老例，准予出賣呢？

如果在鴉片戰爭以前，中國統治階級一味吹噓自己的所謂「融和性」、「統一性」，已足使中國一亡再亡，那麼到了鴉片戰爭以後，中外的形勢與以前更是完全不同了，外國侵略者的生產力高過於中國，中國已經再不能像從前那樣亡了國還去「融和」人家，而只能被人家所「融和」了，這時中國和中國文化的問題，更不是什麼「融和性」「統一性」的問題，而是老老實實，實事求是地推翻封建專制，發動人民力量，學習外來科學，實行內部改革藉以救中國存的問題了。不懂得或不承認這一點，曾造成近百年史無數次的大失敗。當初滿清統治者是不懂得這個道理，厖然自大，提出「天朝至上」的口號，企圖以封建文化與資本主義文化對抗，結果被擊潰敗，國權幾毀，後來是懂得了，而不願意承認，因爲承認了就得讓位給人民，於是滿清的忠實走狗張之洞又苦心發明一個「中學爲體、西學爲用」的口號，它的實質就是保存固有的專制政治，拒絕新興的民主革命，而歡迎舶來的「奇技淫巧」與堅甲利兵，用以提高自己的享受和保護自己的統治。堅甲利兵而不與民主革命相結合，當然是只「安內」不足「攘外」的，所以這個口號斷然最適合於半封建半殖民地大地主大資產階級的利益。這個口號，到今天還可以與偷運來的法西斯主義，彼此沆瀣一氣，助長固有的專制主義。不過這樣想的先生們，要注意法西斯已經是一隻死在餓頭、無法逃命的瘋虎，全世界正義人士正到處打這隻惡虎，竟然拿虎皮披在自己的身上，一鳴既不足以驚人，一跳更是驢腳無謀，柳宗元「三戒」之一的那篇文章，是值得深長思之的。這個口號又可以用以爲投降外國的法西斯侵略者的理論基礎，例如日寇在淪陷區宣講「孔孟王道」，汪逆可以說「這是中學爲體啊」！日寇在淪陷區開闢道路，搾取人力物資，汪逆可以說「這是西學爲用啊」！假如不幸淪陷區與日寇竟這樣「融和」起來，則論者又將奈之何哉？！

落後的文化不能抵抗進步的文化，全人類歷史進程已經完全證明了這個眞理，任何主觀願望或巧妙口號都不能改變它。試讀中國近代史，大清皇帝的君主專制在文化上是落後的，孫中山先生的共和民權在文化上是進步的，當時反動士大夫替君主專制遍貼「國產至上」的商標，說這才能「爲體」，替共和民權遍貼「舶來至下」的商標，說這決不能「爲體」，結果，辛亥革命證明了人民大衆歡迎的是共和民權。北京軍閥政府的尊孔讀經、武力統一，在文化上是落後的，孫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三大政策在文化上是進步的，當時反動士大夫又替尊孔讀經、武力統一遍貼「國產至上」的商標，又說這才能「爲體」，替三民主義、三大政策遍貼「舶來至下」的商標，又說這決不能「爲體」，結果，大革命證明了人民大衆歡迎的是三民主義，三大政策。這個例證，舉不勝舉，實際整部人類歷史、中國史自然不能例外），無非是前進文化戰勝倒退文化的紀錄。由此可知，文化的興衰關鍵在於進化程度的高低，在於是否適合於人民大衆的需要，高者適者一定適合各個民族而發展，低者不適者一定相形見絀而趨於衰亡，斷斷於「國產」「舶來」的上下，舌敝脣焦，目昏齒豁，徒自苦耳！甚無謂也。

論曰：在割據分立時期，往往有利用外來文化以爲粉飾的事情。即如佛教傳入中國以後，黃河流域的封建割據勢力，如石勒，如姚興，都曾特別提倡，以維繫人民的心理於一時。然而當時中國思想界便發生了反對的運動，首先是「夷夏論」，力持中國民族的思想，其運動之有力，終使佛教改向於中國化，中國畢竟沒有因緣佛教而產生的割據戰爭。隋唐以後，佛教便在統一的中央政府之下求生存，等到禪宗的改革運動勃興，佛教從此避免它對於政府的衝突，佛教也就不再與中國的舊有文化起爭辯，而中國式的佛教史與印度大異其趣了。

辯曰：這一段議論不知依照中國何種史書，姑就普通人習見的晉書、南北史、北魏書、隋書、新舊唐書、高僧傳、弘明集、法琳傳、玄奘法師傳、開元釋教錄等書看來，全然找不出這段議論的根源何在。五胡亂華是異族侵入中國北部，不得籠統稱爲封建割據。五胡酋長出身野蠻民族，確有迷信宗教者，石勒姚興迷信佛圖澄、鳩摩羅什，這兩位大師的產生，並非他們「特別提倡」的結果。且北朝還有兩次滅佛興道的事，而「當時中國思想界」中心所在的晉宋齊梁的統治者與士大夫，對於佛教之「都曾特別提倡，以維繫人民的心理於一時」，却尤非「黃河流域」所及，梁武帝甚至說孔子老子都是佛的學生，他又屢設「普渡衆生」的渡苦齋、無遮會，並且三度出家同泰寺，讓人民每次出錢一萬萬贖身，不知這樣的常識何以這篇社論的作者也不知道？中國統治階級這種利用宗教的愚民政策，由來已久，歷代相沿，至今仍有標榜「外來」宗教宣傳耶和華福聖，拜給班禪做弟子或藉「時輪金剛法會」之類「以維繫人民的心理於一時」的把戲。佛教從科學的唯物論的見地，是可以批評、應該批評的，但是這自然不能望之於當時的統制階級和反動的士大夫。在當時的反對者方面，有一位梁朝的范縝，他的「神滅論」乃是一篇很有科學價值的文章，可惜這篇社論竟沒有表揚這樣的科學作品，反而拉了一個南齊的道士顧歡所作「夷夏論」來「力持中國民族的思想」。「夷夏論」在學術上的地位，比佛教的經典更要低得不可計量，裏面只有狹隘謾罵，如說佛教禮拜是狐蹲狗踞，剃髮是受刑，不娶妻是絕惡嗣等等，其無知、無恥與無聊，唯今日各法西斯派的反共宣傳差可比擬。且在顧歡之前，即已有東晉道士王浮作「老子化胡經」，顧作亦並非「首先」。「夷夏論」既是這樣下流的東西，所以不但後世從來有人稱道，到用爲「中國思想界」的代表，在當時亦責爲僧俗各方面的嚴厲抨擊（請看弘明集），使顧歡理屈辭窮，無話可對。它在南方既絕無作用，在北方更毫無影響，所謂「其運動之有力，終使佛教改向於中國化」，不知何所指而云然。南北朝分立，由於漢族士大夫腐朽到極點，異族乘機侵據中原，並非漢族與五胡對佛教有什麼爭執的意見。南朝盛行小乘教義，北朝盛行大乘教義，各信所宗，互不相犯，達摩見梁帝談翻，不能契合，北至嵩山，面壁九坐，北方並無一入借達摩與兵攻梁。佛教的生存，在分立時代，統一時代，並無區別，如隋煬帝向天台智者大師卑聽求教，但智者大師未嘗向隋中央政府搖尾求生存，而謂「隋唐以後，佛教便在統一的中央政府之下求生存」，不知如何求法？禪宗自慧能以後，宗分南北，派別流衍，傳播獨盛，所謂禪宗改革運動，是否指慧能弘法而言？慧能以前，北魏太武帝、北周武帝，慧能以後，唐武宗前後共三次信道滅佛，他們向佛教衝突，佛教求避免而不得，何曾有一次敢主動地對於政府衝突？三帝以外，佛教在禪宗發達以前，以後，備受帝王士大夫的尊敬布施，更何曾有一次表示對於政府衝突的意思？韓愈號召闢佛老，北宋以來，儒者照例要罵一番以表彰「吾儒」的門面，實則暗中剽掠佛老精氣性命的教義，附會儒書（主要是「大學」「中庸」），拼成所謂「道學」「理學」「宋學」等名稱的儒學。照學術史看來，佛教受儒學影響極小，而宋明儒學卻受佛老影響極大，與兩漢南北朝儒學大異其趣了。

論曰：願爲中國文化優秀傳統的繼承者，則首先必須正視三個最實的具體的事實：（一）中國的文化從來只有促成中國的統一，而決計沒有助長割據的事情。（二）中國文化的發揚光大都在於政治統一的時期，如秦漢，如隋唐，如宋明，絕無例外。（三）外來文化有時縱爲割據分立者所利用，例如佛教，但不久即融會於中國固有文化之中，而喪失了它的本來面目，所以中國從來沒有宗教戰爭一類的文化戰爭。

辯曰：（一）只講融和的統一性而不講鬥爭性，又不區別文化及其統一性的正義性進步性與反動性倒退性，必致誤認元、清爲統一，而抹煞了異族入侵，國統中絕，生靈塗炭，淪爲奴隸牛馬的恥害，必致誤認賣國求榮爲虎作倀的漢奸爲文化優秀傳統的繼承者，必致誤認反抗的力量爲封建割據破壞文化優秀傳統之罪人，必致不敢正視和繼承孫中山先生推翻滿清以實行民族民主革命的偉大事業，而孫中山先生的這一偉大事業，在當時就曾經被那些主張「武力統一」的北洋軍閥官僚蠅蠍，妄指爲「作亂造反」。蔣介石先生民國十五年八月十六日的「國民革命出師宣言」中聲稱：「其尤不可恕者，則利用國人之專制傳統思想，日倡復古，反抗潮流，拱讓赤禍以防民衆，利用偶像以樹威權，藉名教以濟奸詐，欲造成一系，一天下，總攬武力統一，使一般時代落伍之腐儒官僚軍人政客，結合而成封建末期洛陽式的殘餘腐敗勢力，以爲反動思想之中心」。當此日本法西斯強盜攻掠中國扶助汪逆僞政權的統一，妄稱我中央政府爲「重慶地方政權」的時候，希望中國談文化的作者們留意及之，幸甚。

（二）政治統一也要分清進步的統一與反動的統一。在中國歷史上的反動統一時代，文人學士們或作詩文以歌頌天王之聖，或講哲學以鞏固君長之威權，宗旨不外提倡專制壓抑民主，著書汗牛充棟「發揚光大」的主要部分，如此而已。秦始皇焚書坑儒，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今文經說，隋唐以詩賦取士，宋以詩賦經義四六取士，元尊喇嘛教，相傳八娼九儒十丐，明清以八股取士，窒息諸人思想，使作代聖賢立言的鸚鵡，凡此所謂政治統一時代的政府，摧殘文化，如此暴厲，可稱「絕無例外」。反之，分立時代也要看這所謂分立是反動統治者的內部分立，還是進步與反動的對立，若在後一種分立時期，則文化不但不會衰落，而且一定發揚光大。例如孔子創立儒宗，是在春秋分立時代，戰國諸子百家號稱古代文化的黃金時代，即如孟荀兩大宗師，也都是戰國時人，黃宗羲王夫之顧炎武等大思想家，著書立說，都在反抗滿清所謂統一的時期，尤顯著的是孫中山先生反滿清反北洋軍閥的三民主義思想，在中國文化史上發一大光彩，豈是依靠滿清和軍閥「政治統一」的威脅利誘收買豢養才製造出來？要之，國家在反動倒退的政治統一之下，文化必然趨於衰落，而卑劣的腐臭的奴隸的文化卻得以特別發達。在反抗這種反動政治的運動勃起時，進步的文化才可以與之俱興的，到革命統一以後，進步性文化才能正常地普遍地在全國範圍內發展起來。

（三）中國全部歷史並無利用佛教進行割據分立之事，所謂未知何據。外來宗教，古有佛教回教，鴉片戰爭以後，天主教耶穌教傳播亦滿盛（古代佛回二教外，其他外來宗教不發達），各教教徒佛教衰頹已甚，至於戒潔高僧，到今天並沒有「喪失了它的本來面目」，回教信徒更是極大多數恪守天方經聚的教訓，教規謹嚴，絲毫不苟，天主教耶穌教流傳已一百年，不爲不久，中國著名人物受洗爲教成爲其教徒者不乏其人，他們是否已經「喪失了它的本來面目」？論者說「中國從來沒有宗教戰爭一類的文化戰爭」，其實一部中國歷史，尤其是近百年史，從文化方面說就是一部文化戰爭史。在中國的政治戰爭史——文化戰爭史中，宗教戰爭的成份僅是比較少些（絕對純粹的宗教戰爭，在世界史上本來是沒有的），但如滿清政府屢次屠殺回回民族，不是民族壓迫兼宗教歧視的戰爭麼？漢奸曾國藩反對太平天國以及義和團之役，不是也帶着一部份宗教戰爭的色彩麼？不過論者在這裏的本意，原不在研究什麼宗教戰爭，而在於否認文化戰爭。我們應該正告論者，滑稽企圖不但違背着中國歷史的事實，也違背着中國革命與抗戰的利益。誰不知道鴉片戰爭以來的無數次侵略戰爭，沒有一次不是中國革命民族主義文化向外國資本主義帝國主義法西斯主義文化和漢奸投降文化的戰爭？誰不知道孫中山先生提倡合乎世界潮流的自由思想，民權政治，滿清政府懸賞購頭，企圖消滅中山先生的肉體生命？袁世凱編一本「國賊孫文」，企圖消滅中山先生的政治生命，而反袁戰爭反北洋軍閥戰爭，豈不也就是三民主義文化對那些頑固舊文化的戰爭？

在今天的中國，我們的全部力量都應該團結起來，來反對日本法西斯主義和汪逆精衛的所謂反共和平主義的文化。我們的抗戰是政治的戰爭，也是文化的戰爭——對野蠻與奴役的戰爭，這更是凡爲中國有心人莫能不首肯的，論者一定要抹煞這些戰爭的文化性質，說這些戰爭都不是爲文化而戰，究竟什麼人才歡迎這種理論，不是很明顯的麼？

最後，我對「中國文化的統一性」的作者謹致沉痛的和誠懇的希望，就是希望彼此都站在反日寇反漢奸的立場上來討論中國文化問題和中國歷史問題，只要我們都是「國家至上民族至上」的堅決抗戰分子，一定不會忘了中山先生「今族知之不能自固，而何仁義之云云」的遺訓。

岡野進同志告日本國民書

（上接第五版）

現在我們國民各階層有着非立即貫徹不可的許多的要求，這就是：

工人……增加工資和縮短工時……工會和組織……自由等等。

農民要求……土地……

……

[illegible]